

張春橋同志最新講話

二月二十五日

与华东局革命造反派座談紀要

(內部文件 注意保存)

赤卫軍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翻印

師
1971

上一次来上海主要是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工作，这次去北京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汇报工作。周总理問起华东局現在搞得怎么样了，我回答是因前一时期工作很忙，沒有插手管，这次受周总理委托我管一管，所以今天来找你們談談。周总理說：华东局書記处的权不能夺，書記处是党中央的派出机构，要夺也只能夺华东局机关內的权。就是要夺华东局权，也只能待六省一市全部建立革命委员会之后和华东局机关一起报請党中央指示后考虑？現在各省夺权沒有通过华东局，上海夺权也沒有通过华东局。总理要我管江苏、浙江，現在有些省的当权派被打倒了，李雪峰等还没有打倒。中央“三結合”也刚刚开始，許多部門瘫痪了。目前煤矿煤的生产有些下降，山西阳泉煤矿权还没有夺下来，全国經濟形势一、二月可能有些下降，但权夺过来之后就会好轉，农业还跟得上，問題不大，农民自听了中央指示后生产热情空前高漲。小三綫建設，和上海协作等問題要抓起来。

机关的运动短了一些，目前要(1)搞好机关文化大革命；(2)抓革命，促生产；(3)三結合夺权，对干部要阶级分析，要相信大多数，有些干部政治面貌是人是鬼已是很清楚了。

这时潘国平要走了，張对潘說，耿金章抓起来你知道不知道，潘說不知道，我認为不要抓来抓去；要照顾工人热情。

六省一市的組織不要搞了，叫他們回去，各省都打倒不对，他們(指省委书记)在民主革命时期都有很大功劳，現在犯了錯誤要允許他們改正。潘复生一开始就站到造反派一边来。貴州情况也是如此，中央曾經排过对立面名单(指站到造反派一边来的干部)但非常困难，彭真、薄一波在山西已有三十多年的老根，山西省的权現在夺下来了，但那时白色恐怖很厉害。

現在提出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是无政府主义的口号，这是对外讲的，实际上这是反动的口号，是反毛澤东思想的口号。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是陶鑄提出的，在运动一开始我們沒有反对它，这是由于在运动开始时起了一定积极作用。在当初姚文元同志曾写过文章，但毛主席說不要发表了，我們也反对当初湖北展开的全面批判这一口号，但

是运动发展到現在矛盾基本暴露了，如果再提出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口号就离开毛主席的路綫更远了。

毛主席說你們对刘少奇怎么办，是不是要抓起来？我看以后我还要和他們一起工作的。彭、罗、陆、楊在中央工作扩大會議上唱的調子越来越高，毛主席建議不要开了，毛主席說我怎么能和他們四人（反党分子）一起开会呢？毛主席对犯路綫錯誤的干部一直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要团结——批評——团结。如历史上的陈独秀、張国燾、瞿秋白、王明等都是这样。王明在七大、八大都选上中央委員了，以后九大不会选了，因为王明逃到苏联去做特务活动了。刘少奇看来九大中央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員。

紅旗十三、十四、十五期社論是一級一級加油的，要相信广大群众，过去很多人都怕，当毛主席上天安門时許多人怕群众，过去斗地主时有人怕了，說做得过火了。毛主席說現在不要挂牌子、戴高帽子，挂牌子、戴高帽子是我在湖南农民运动中提出的，当时是斗封建主义剝削者地主这是完全應該的，但到解放区斗地主时也很少用了；現在斗的一些当权派，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們都有功劳的，这是和过去斗地主是有区别的。以后不要挂牌子了，要照中央軍委八条規定办事。

我們說事物是有正面和反面的，当紅卫兵一出現时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他們无微不至的爱护和关心，但后来发现紅卫兵中一部分人打人，为了这事中央文革小組調查了这事，开始发现打的都是一些坏人，都是地富反坏右，打过这就算了，但后来发现坏人好人都打了，这就不对了，中央不得不出來制止打人了。

現在在外面說有些省委書記失踪了，这是不对的。叶飞、江华、譚启龙都到北京去了，都是毛主席邀請他們去的，他們到北京去后一方面要檢查自己的錯誤，一方面要学习学习。他們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都有大功劳的。

机关內各部委要实行“三結合”，要成立文化革命小組或文化革命委员会、农委、财委、計經委有业务工作要做好，內刊、理論班不要急于杀出去，以后理論工作还是需要的。要和工农群众相結合，这是好事，知識分子的弱点就是怕和工农相結合。对当权派斗争要大、中、小会相結合，大会是造声势，中、小会是解决問題。

山东省、福建省夺权斗争快了，江苏、浙江还有些問題，我插手管一下。

华东地区的反动路綫主要是魏文伯、陈丕显、曹荻秋三人負責，其他人都是执行者。去年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写了一張“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批判了刘邓路綫，这时魏文伯也写了一張刘少奇的大字报，說刘的檢查极不深刻，还不如解放军的一个連指导员。会后我和魏談話，你的大字报怎么能这样写，指导员是无产階級革命战士，刘少奇是代表一种资产階級思潮的，是在我党的代理人。魏文伯看来很糊涂，但不是一般的糊涂：去年十月初批判彭真大会，批判彭真的“二月提綱”是毛主席批准的。在到北京去之前我征求魏的意見，魏提出了两条(1)要狠狠批判彭真的“二月提綱”，(2)刘邓的人事关系很复杂，你要小心。在十一中全会上主席曾对各省委书记批評了一下，魏根据个人的印象，自己写了一些省委材料，結果毛主席看了之后批評他，省委书记不需要人人过关。

魏文伯和韓哲一要有区别，我接触韓二次，在安亭事件中曹荻秋是反对的，但韓是同情我的，他主动到苏州去解决問題，我在中央看过韓的材料，至今沒有发现什么。韓和薄一波的关系可能是很复杂的。薄是經委主任，韓是副主任，薄的一批人主要和刘少奇有密切关系，他們都是北方局的。但韓不一样。做經濟工作的一天到晚就是算帳，全国搞經濟工作的人很少。余秋里就是如此。

貼我大字报不要講別人反革命。但要看看問題的实质，上海前一期紅革会是代表一种思潮的，他們要炮轰中央文革，这就走向事物的反面了。

平时刘、邓見到我們时表面上很客气，但心里是恨死我們了，如他們再上台，我們就要人头落地。

对陈丕显我們是做了一番工作的，在北京开会时，我們曾对陈說你要振作起来，站到紅卫兵和毛主席一边来，江青同志和我曾愿意做陈丕显的参謀，但陈根本没有听进去。

陈伯达同志說反动路綫問題按內部矛盾处理，对資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給予出路，批斗从严，处理从寬。

毛选第五、六卷在去年十二月毛主席已經批准了，五、六卷的出

版是由上海負責，照理在二月份是要搞五卷的，毛主席也同意搞出一篇給他看一篇，前一時期由於我工作很忙沒有抓。同志們要節約鬧革命，特別要節約紙張，如果再浪費，下半年連報紙也有困難了。

最近你們看到沒有，本來提到三反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現在只提二反了，這樣問題就狹多了。本來提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現在後一條不提了，只提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農村是搞遲了兩個月，照理在秋收後應及時搞的，但沒有抓緊，脫了兩個月，在這以前陶鑄搞了一個文件。

對於各地聯絡站，中央已有文件了，對於以前的聯絡站，做了一些好事，也做了一些壞事，如北航紅袁和清華井岡山，希望撤回去，就地鬧革命。

對於保皇派，這個名字在上海能聽到，在北京是不提了，用保守派比較好，對於保守派在運動初期中民憤很大的骨幹分子，特別做了釘梢，抄黑名單，保黑材料，保黑黨委的人，應該給予批評、批判，但不要打擊面太廣，要牢牢記住毛主席的相信大多數原則，保守派中大多數是受蒙蔽的，骨幹分子是極少數。

對於犯嚴重錯誤的幹部應該怎樣對待？張春橋同志說，紅衛社論第四期中有一段是毛主席加的：“只要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而又堅持不改的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許他們改過，鼓勵他們將功贖罪。”有人提出可能還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在這次運動中滑過去，我認為不要緊，也不要怕，許多年來，劉鄧滑過去了許多次，但這一次終於暴露出來了，這是一次總暴發。

*

*

*

你們很關心毛主席最近在做些什麼工作，毛主席最近在考慮批和改的工作。去年十二月毛主席和我們談了，在批時要批判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和鄧小平多年來的講話，對他們要進行全國性的大批判。